

人全訊

教區全人發展委員會
Diocesan Commission for Integral Human Development

2024年4月
第四期通訊

廢物處理





編語

早在2005年，政府在《都市固體廢物管理政策大綱 (2005-2014)》建議於2007年向立法會提交都市固體廢物收費的條例草案（俗稱垃圾徵費計劃），及後延擱至2014年終於提交立法會審議，直到2021年才正式通過法例。準備兩年，原訂今年四月一日開展，因公眾對當中的細節尚有疑問而延至八月才開始推行。現在再推行先試先行計劃，延遲實施的風聲甚囂塵上。

無論有沒有垃圾徵費計劃，我們也不可能完全迴避處理垃圾的責任。2022年，香港人均棄置垃圾為每日1.51公斤，比日本（0.89公斤）和台北（0.37公斤）都高。每日超過1.5噸的垃圾被運到堆填區，預計本港三個堆填區都會在2030年飽和。

因為對垃圾徵費的關注，我們首次認真審視平常隨意丟棄的垃圾，今期通訊以「廢物處理」為題，探討處理垃圾的過程對弱勢社群和受造界的影響。我們不執著於計算究竟要因為購買指定垃圾袋新增多少開銷，而是希望透過今期的專題讓大家思考各種生活實踐的可能。

第一篇文章《與清潔工共議同行》從清潔工處境切入，追問垃圾徵費可能對他們的影響。由訪問「明愛勞動友善社區計劃」社工及清潔工玉姐窺探前線清潔工的工作困境，了解尊重和打造工人友善社區如何幫助清潔工找回生而為人的尊嚴。

第二篇《給塑膠重生多一個選擇》剖析香港塑膠回收產業的現況。我們訪問了小型回收膠製造商「塑人木工場」，了解如何可以在缺乏回收膠產業鏈的情況下提升廢塑膠價值。

《堂區處理垃圾的現況》則是資訊圖表，整理本委員會2月底開展的堂區調查結果，了解各堂區垃圾收集的現況，並提出幾個減廢小貼士。

最後由方濟會陳滿鴻神父撰文《垃圾處理的信仰反省》，提醒我們天主創造美善的大地本身沒有不好，垃圾的出現是人類墮落的結果。我們不單要著重個人的皈依，在公共政策方面亦需要多多改善。

專題文章

- | | |
|-------------------------|----|
| 與清潔工共議同行 - 陳嘉琳 (本會幹事) | 4 |
| 給塑膠重生多一個選擇 - 陳嘉琳 (本會幹事) | 6 |
| 堂區處理垃圾的現況 - 陳嘉琳 (本會幹事) | 9 |
| 垃圾處理的信仰反省 - 方濟會 陳滿鴻神父 | 11 |

社會內外

- | | |
|------------------------|----|
| 有關自閉症的二三事 - 楊健濱 (本會幹事) | 12 |
|------------------------|----|

人權視野

- | | |
|-----------------------|----|
| 臭名昭著的垃圾山 - 孔令瑜 (本會幹事) | 14 |
|-----------------------|----|

關社內望

- | | |
|----------------------|----|
| 人工智能與和平 - 李穎妍 (本會幹事) | 17 |
|----------------------|----|

關社禱文

18



與清潔工共議同行

訪問明愛勞動友善社區計劃
及清潔工玉姐
／陳嘉琳（本會幹事）／

每日我們把家中的垃圾打包，放到門外或垃圾收集處就以為完成任務了。翌日，垃圾如常消失不見了，我們甚至忘了曾經扔過一包垃圾。直到政府宣布垃圾徵費計劃即將實施，我們才赫然發現原來我們每日扔的垃圾為環境、為清潔工都是一種負擔。食物環境衛生署及其外判清潔服務承辦商就聘有約1.3萬名清潔人員，連同其他屋苑及私人聘請的清潔工，全港約有七萬多名清潔工¹，若以2022年香港人平均每日約丟棄15,725公噸垃圾作粗略計算²，每名清潔工每日平均需處理至少兩百多公斤垃圾。即使他們是垃圾收集的前線人員，還是沒有人諮詢他們對垃圾徵費計劃的專業意見。現在就讓我們透過「明愛勞動友善社區計劃」社工魚仔和清潔工玉姐多了解清潔工面對的工作困難和壓力。

清潔工也是人

香港人知道這是嫌惡性職業，不單工時長工資低、日曬雨淋，還有幾宗清潔工人墮入垃圾槽喪命的新聞。到底誰會願意去當清潔工呢？根據「明愛勞動友善社區計劃」的統計，清潔工的年齡中位數是62歲，比勞動人口年齡中位數44歲高，當中六成人達61歲。換言之，每日為我們處理過百斤垃圾的清潔工大部分也是長者。2021年人口普查紀錄到本港65歲或以上長者勞動人口錄得21萬，勞動人口參與率達14.6%。「明愛勞動友善社區計劃」的社工魚仔指出，現在的社會服務談及的「積極樂頤年」（active aging）都集中在居家安老，忽視了長者勞工的面向，「當然我們是服務勞動者，但是同一時間，其實他們（清潔

工）都是一群安老服務應該要回應的對象」。這批長者因為種種原因無法退休安老，在市場上難以找到工作，所以就只可以找一些被人唾棄的工作，如清潔工。因為清潔工一般工時長，而且手停口停，他們下班之後很多長者或社福服務中心已經關門，即使他們有需要也未必能使用到所需服務。

清潔工是體力勞動工作，大多數工友都有痛症和健康問題。即便如此，需要處理的垃圾不會因為工友的痛症而減少，年長的工友只可以勉強忍痛工作，身體狀況每況愈下也影響他們的自我形象和情緒。當我們認識到清潔工也有多重身分，就可以想像到工友在生活上也面對不同困難和需要，這時我們就不能只從勞資關係角度去關心工友，而是從一個人的需要切入。魚仔指「權益為本的爭取未必是最回應到工友的期待，工友關心自己的需要」，所以他們由關心工友的感受和經驗出發，希望工友可以找回生而為人的那份尊嚴。「明愛勞動友善社區計劃」特別關顧清潔工的健康，當中涉及有醫社共生的元素，透過跨專業的合作提供針灸服務、健康工作坊等給清潔工舒緩他們工作勞損的情況，希望他們可以慢慢建立起自主的健康管理意識，關顧自己的身體。

用社區資源打造工人友善社區

「明愛勞動友善社區計劃」從2021年開始，在中西區、南區及葵涌區連結區內清潔工、社工、醫療專業及社區人士等等，旨在推動社會關顧基層清潔工友健康、安全及尊嚴，營造對勞動者友善

的社區。魚仔他們會走到社區之中與不同持份者協作，讓工友們可以自主地提問題，讓工友知道社區是會回應他們的聲音，尊重他們。

魚仔提到他們在葵涌廣場曾經有一個「竹籤不落桶，工友容易捧」的計劃，跟商場管理處、商戶和清潔工共同設計出一個新式的垃圾桶，希望可以方便工友收集垃圾。因為葵涌廣場有很多售賣小食的小店都會提供竹籤給客人，當垃圾袋滿是竹籤就會很容易戳破垃圾袋，也傷害到工友。他們回收葵涌廣場的膠杯製造新的竹籤收集桶，經過與持份者的溝通，改善了清潔工的工作環境，同時工友透過參與設計而知道自己是有所選擇的。

他們接下來會開展「廁所友善」計劃，希望社區中的機構或商戶都可以開放廁所給工友使用，繼續發掘社區本身存在的資源支援工友。魚仔指他們留意到年紀較大的長者會有尿頻的問題，因為工作路線上一般沒有廁所，他們就寧願不喝水，但那反而會增加他們夏天中暑的風險。現在他們正聯絡不同的長者中心、堂區和教會等，希望可以加強社區對清潔工的支援。

垃圾徵費怎麼辦？

有了社區工作基礎，面對垃圾徵費應該也可以游刃有餘吧？跟清潔工工作多年的魚仔還是未知知道要如何應對。現階段政府還是未有徵詢過前線工友的意見，連管工也不知道要怎樣做，大家都是透過新聞接收資訊。權責問題不清楚，操作細節亦沒有人懂得回答。

年初不少市民因為垃圾徵費計劃即將推行而瘋狂丟掉家中的垃圾，加上農曆新年都是大家丟垃圾的高峰期，令清潔工工作量大增，不少工友因應付不了而離職。現在已經有公共屋邨出現人手短缺問題，不少工友要兼顧多項工作，需要加班才可完成清理垃圾和清潔的工作。一些實際問題如垃圾槽太細，大家使用的指定垃圾袋無法通過，那清潔工要拆開膠袋嗎？還是人手帶到垃圾房？因為涉及罰款及刑責，就令一切都變得複雜了。

每一個屋邨或社區都會有自己的「痛點」，魚仔就曾用了一年時間跟清潔工和居民團體溝通和疏理問題。有一大型屋邨依山而建斜坡，屋邨大型垃圾收集點不足，住在山下的居民不會把垃圾帶到位於山上的垃圾收集站，清潔工清倒垃圾時最怕的就是大型垃圾。他們未能評估徵費會不會令山下居民隨處丟棄大型垃圾的情況更嚴重，現在清潔工和居民團體都有共識要處理這個問題已經

算是贏在起跑線上。他們設想未來徵費實施後，由居民自己帶到垃圾站去分擔清潔工工作，那就要想一些方法便利市民，例如重新檢視垃圾收集站的地點和數量、每棟樓都可以提供板車借用等。

做一個窩心的街坊

訪問當日魚仔就帶了試用版指定垃圾袋到了光輝圍的單棟式大廈跟清潔工玉姐和安哥交流。該大廈每日有清潔工清倒垃圾三次，早、午、晚，由兩位工友分擔。玉姐就是負責早、午兩節清倒垃圾和清潔大廈的工作。安哥是玉姐的丈夫，因為玉姐早前滑倒有傷未癒而來幫忙。當日訪問時玉姐及安哥剛好處理完午間的垃圾，他們用100公升的指定垃圾袋可以裝到在四層樓收集到的垃圾，粗略估計該大廈光是買指定垃圾袋，一個月就要花一萬多元。但現在玉姐還未有收到公司指示到底要如何執行垃圾徵費計劃，她期待未來會有人安排會議讓她可以發表意見。

問到玉姐對垃圾徵費的意見，她沒有擔心太多刑責的問題，反而提出不同的具體建議。她認為我們是需要減少廢物去回應堆填區逼爆的問題，她自己也有份製造垃圾，那麼小小的收費也無傷大雅。她又指政府需要加強宣傳讓人明白政策內容，以及解釋收費用途問題，若果收費都是用來處理垃圾，那麼大家都應該可以接受的。問到玉姐是否接受若果大廈增設回收設施以減少開支，她毫不猶豫就說好，認為若果只是一星期一次將大廈回收物帶到回收站也不是太大的工作負擔。相反，她更關注回收廢物的去向，擔心努力會否都只會付諸堆填區。

魚仔和玉姐的分享重點都不在於如何收費，而是怎樣的溝通才可達致一個對環境生態和勞動者都更友善的社區？問到魚仔和玉姐，個人如何可以在處理垃圾時減輕清潔工的工作量，她們都有相似的回答，當我們關心他人的時候就會關切他們的處境，留意自己的行為對他人的影響。她們認為由包妥垃圾做起，簡單如包妥尖銳及易碎物品，切勿放過重物品入袋。玉姐指已經在該大廈工作約8年，大家都將垃圾放門口，一般都會包妥垃圾，甚至有窩心的街坊會等到他們收垃圾時才把垃圾交給他們，保持走廊清潔。即使玉姐今年已年屆68歲，還是在這個友善社區繼續服務。

1. 香港01 (2021)。程展緯任港鐵外判清潔工揭剝削制度下工友悲歌：最低工資最多責任。

2. 環境保護署(2022)。香港固體廢物監察報告 - 2022 年廢物統計數字。



給塑膠重生多一個選擇 ——訪問塑人木工場

／陳嘉琳（本會幹事）／

自1950年代大量製造塑膠產品以後，我們的生活就充斥著塑膠製品，由衣服、食品容器、家品，難以想像可以活在沒有塑膠的世界。由設計開始它們就注定是短命，用完即棄的樽裝水和外賣盒都比較脆弱，無法重覆多次使用，我們用它們，也丟棄它們。於2022年，香港人每日棄置上萬噸垃圾到堆填區，塑膠在分類排名第二，佔21%¹。回收溶掉再造新產品可以為塑膠拖延一點時間，透過重生延遲被送到堆填區的命運。即使政府推廣多年減廢回收，本地塑膠回收量也未及堆填量的14%。早年更有記者跟蹤調查發現，放在回收桶的膠樽最後都是輾轉到了堆填區。這些年來我們還是無法追蹤每年約20萬噸回收塑膠的走向，到底我們要怎樣做才可以令回收塑膠得以重生？

Boy和Laura因為關心香港廢膠的去向而成立了「塑人木工場」，希望透過本地設計和製作教育大眾塑膠回收的各種可能性。在2018年，他應邀參加泰國一個藝術營，在當地用回收物製作裝置藝術品。原來對塑膠回收一無所知的他們，想到最簡單就是用膠樽做原材料。收到一車滿滿的乾淨回收膠樽時，看到數量驚人的原材料，他們才發現大量即棄塑膠是世界性的問題。這趟旅程他們也參觀了泰國的學校，

發現當地已有完善的回收教育和配套，小朋友連膠袋也會洗淨回收。反觀當年在香港就只有執拾紙皮的老人家、髒亂的回收舖或街邊塞滿垃圾的三色桶，除此以外就沒有配套和教育。

本地塑膠回收業生態

泰國之旅回港以後，Boy和Laura由回收塑膠開始摸索香港塑膠回收業的生態和新出路。一開始他們打算用自己的力量回收，將膠打碎送去回收。當他們成功將膠樽打碎，打算送到香港一大型回收廠，該廠卻向他們收取處理廢膠的費用。那一刻他們發現塑膠回收的下游作業才是真正影響著我們回收的膠的出路。Boy表示香港的回收廠都不做生產，所謂的回收再造是將塑膠收回來分類，打碎，然後拉粒成為原材料出口到有需要的地方，如中國大陸。因為不同類型的塑膠均用不同機器處理，一般回收廠會有指定處理塑膠的種類，如水樽用的1號膠、生活用品用的2號膠和外賣盒用的5號膠都有較高經濟價值，這些膠大部分廠房都會回收，但鮮有廠房可以處理所有類型的塑膠。若要再製成產品出售就要投入更多資源、時間到技術開發部門設計產品，對本地回收塑膠廠而言是另一門產業。

即便只是收集塑膠再造，本地的回收廠還是面對兩大問題：回收量不足以及空間位置不足。

廠房回收需要處理大量塑膠，薄利多銷才符合成本效益。位於屯門環保園的廢塑膠處理設施「塑新生」於2023年4月起停運六個月，環保團體指因為香港廢膠樽回收量低，令其供不應求³。而重新營業後，「塑新生」總經理亦曾向傳媒表示每日回收量只達廠房每日的廢塑膠總處理量的四分之一，他希望透過生產者責任計劃推高回收率⁴。Boy指現在政府有提供回收基金資助民間回收計劃，可是都要「跑數」，大家都集中在回收的數量，而回收塑膠的去向和用途則不在考慮之列。

街角的回收店只收紙和金屬，一來是因為兩者的價值更高，也因為塑膠佔用空間太多，只有大型廠房或佔地較廣的公司才願意處理塑膠。2021年就有一間政府外判合約的回收便利點有員工因為工場空間有限而把回收物不當棄置。有環保團體曾計算過⁵，我們需要比現在大差不多兩倍的土地分配才可達到目標55%回收率的用地需求。Boy和Laura在計劃初期參考荷蘭開源計劃Precious Plastic，製作了低成本、體積小的回收塑膠處理機器。這計劃在網路上公開設計模板，希望讓更多人不用依賴工業廠房，可以自行建立塑膠回收工作室。但Boy表示他們的模板對香港狹小的空間而言還是太大，他們想透過協助大家建立一個回收系統增加大家回收的動機，那就需要設計適合香港空間的機器。

2022年廢塑膠數據²

項目	數量
棄置堆填區的都市固體廢物（每日）	11,128公噸
棄置堆填區的廢塑膠（每日）	2,369公噸
總回收可循環再造物料（全年）	1,912,000公噸
運往外地作循環再造廢塑膠（全年）	1,000公噸
在本地循環再造廢塑膠（全年）	119,000公噸



塑膠種類

塑膠材質回收辨識碼	特徵	耐熱溫度（攝氏）	常見
1 PET	透明，樽底有凹圓點	60-85	飲品樽
2 HDPE	硬身，不透明或半透明，瓶底有一線	90-110	個人護理用品的膠樽
3 PVC	照射呈藍或綠色	60-80 (加熱後會釋出毒物)	街邊橫額、雨衣，水管
4 LDPE	有彈性，延展力高，如：軟發泡膠類	70-90	水果網、膠袋
5 PP	耐熱	100-140	外賣盒、樽蓋
6 PS	硬膠類或脆發泡膠類	70-90 (加熱後會釋出毒物)	益力多樽、杯麵、餐具
7 其他	植物可分解塑膠	50	CD光碟

圖左：用膠樽蓋重製的凳面，與廢木重組成長凳。

圖右：Boy及Laura自行設計的小型碎膠機



可以看見的回收再造

相比起要回收幾多塑膠，Laura更想意義先行，透過自己親手回收再造的產品讓人看得見回收的過程和成果。他們慢慢地改良Precious Plastic的回收塑膠機器，製成小型又方便攜帶的版本，帶著機器到不同地方示範塑膠回收的可能性。如果公司或屋苑可以放一部廚餘機，那又可以放一部塑膠打碎機嗎？曾經有學校老師在活動後嘗試上網購買他們展示的機器，找不到才來問他們哪裡買。Boy和Laura慨嘆現在大家都不當回收是一回事，只認為是一個可以省錢或麻煩的庶務，只想找到一個答案就抄，沒有人追問生產、回收再生產當中錯綜複雜的關係。

在計劃起動初期還未有綠色便利回收點，他們與民間自發的回收街站「不是垃圾站」合作，由回收街站處接收膠樽。「不是垃圾站」的義工不單著重回收數量，更重視知識的傳遞，著重教育市民回收的意義，以此改變他們日常的行為。Laura指到「不是垃圾站」的市民即使沒有獎賞分數，也可以如數家珍的道出塑膠種類，知道乾淨回收對下游回收商的重要，在「不是垃圾站」收回來的膠樽都十分乾淨，不用再特別處理或清洗。因為綠色便利回收點的出現，「不是垃圾站」就消失了。Boy和Laura亦曾跟綠色便利回收點合作，但回收到的膠的乾淨程度就跟以前不一樣。即使是大廠房都是用人手將骯髒或不能處理的塑膠分揀出來。現在他們置有一部洗衣機作洗膠之用。工作量增加了，也需要不時舉辦「膠朋友」活動請義工來幫忙一些簡單的工作，也希望大家了解到每一個工序都是成功回收的關鍵，由打紮、分類、打碎、拉粒都是重要的步驟。

近年，的確多了人關注回收塑膠的產品，回收品的出路亦愈來愈多，日本、台灣政府早在十年前就有政策要求國家機構優先採購再造產品⁶，

不少大型時裝品牌利用回收塑膠作為物料。「塑人木工場」亦在做教育和回收之餘都出產自己的產品，有合作的回收廠老闆取笑「塑人木工場」的產品是「手作仔」。Boy同意做大型藝術品可以消耗最多回收膠，但每一次溶解塑膠再造都會令膠的質量都逐漸下降，變相成了降級回收（downcycle）。因此，他們寧願花更多功夫把回收膠造成小小的日用品，例如用膠樽蓋造衣夾或花盆等這些常用的日用品，才是真正的升級回收（upcycle），好好發揮回收膠的價值。

「沒有人愛地球」？

垃圾徵費實施在即，Boy和Laura也不敢斷言香港塑膠回收率必定會上升。小小的「塑人木工場」捱了幾年，Laura最深刻的是第一次見回收廠老闆時，老闆的一句說話：「沒有人愛地球的」。她這幾年觀察到香港人都愛方便，「若果真的愛地球就會先想後果才行動，生活上會有所改變」。Boy回應則認為改變世界太難，由自己出發可以感化到身邊的家人，也已經是一個進步。現在他們按著自己的步伐發展，期望未來在香港推出更多小型回收系統，透過更多人互動、合作推動有意義的改變。

「我們不要以為這些努力無法改變世界。雖然我們未必能察覺到，但這些努力對社會是有益的，因為內中喚起美善，雖然無法目睹，卻必然地到處散播。」（《願祢受讚頌》# 212）

1. 環境局(2021)。香港資源循環藍圖2035。
2. 環境保護署(2022)。香港固體廢物監察報告 - 2022 年廢物統計數字。
3. 綠惜地球(2023)。塑新生停產 綠惜地球促當局今年內提交生產者責任草案。
4. HKET (2023)。環保園塑新生重組後重開 促膠樽生產者責任2025落實。
5. 綠色力量(2023)。長遠「地」才能長遠地回收。
6. 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2019)。選定地方的循環再造業支援政策。

堂區處理垃圾的現況

本委員會在2月中至3月中向各堂區發出問卷，欲了解各堂區的垃圾收集現況。問卷查詢各堂區日常垃圾廢置方法、垃圾量審計、日常清潔人員數量及回收設施和堂區的減廢環保活動等。當中總共有13個堂區回應，回應率佔全港堂區數目的23%。

堂區日常垃圾廢置方法 (多項選擇)

由堂區清潔工運到政府指定垃圾收集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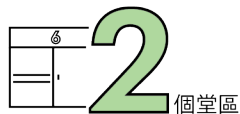
私人承辦商收集



由相連教會組織處理，如學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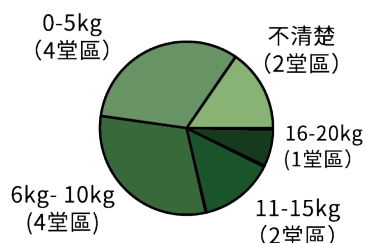


會分類回收帶到綠在區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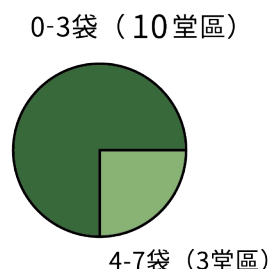


堂區日常垃圾數量

平均每日棄置垃圾量
(重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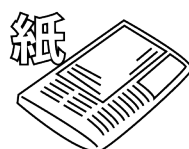
平均每日棄置垃圾量
(袋)



堂區日常垃圾種類



0-20%
主要為植物、園藝垃圾



50-60%



0-20%
有2堂區70%-80%是廚餘



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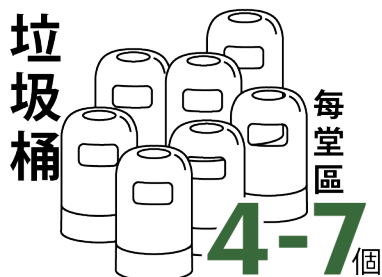


0-20%



0-20%

堂區垃圾處理設施數目



3 個堂區各設有1個



2 個堂區各設有1個



0 個堂區有

減廢小貼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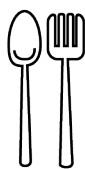
由堂區已有的設施入手！



8
個堂區有
加水設施

+

5
間堂區可
借用餐具
但大部份堂區
已備有餐具



即可增加自助水
機及餐具借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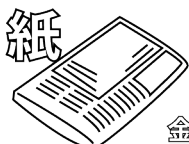


減少膠樽和
膠餐具！

針對現有垃圾種類入手

針對堂區垃圾種類

紙



50-60%



0-20%



0-20%



0-20%



即可增設
回收桶



與堂區清潔工共
議，送往綠在區
區或街角回收站



或轉交予
社區回收者及拾荒者

透過環保活動，連結社區！



將回收物交予
社區回收者
及拾荒者



和回收者合作，舉辦
參觀活動，了解回收
場或拾荒者的工作



讓堂區和社區互相了解！

堂區例子

聖文德堂一直鼓勵教友關注生態環境，上年的四旬期該堂曾舉辦回收活動，收集廢紙、紙包飲品盒等，收集後運送到回收商。今年牧民議會及綠在文德小組再合辦「與大地修和—四旬期環保回收活動」，主要回收市面上較少回收的包裝膠膜、完好的廚具、金屬盆菜盤等用具，再經團體轉送給有需要人士及機構。堂區希望透過回收活動，再進一步滲入分享的意念，減少浪費，善用資源。



垃圾處理的信仰反省

／方濟會陳滿鴻神父／

天主看了他造的一切，認為樣樣都很好。（創1:31）

整個大地都是美好的，天主不會創造垃圾。那麼，垃圾何來？當然是墮落了的人，人犯罪後，除了與天主、與他人及自己分裂外，還與大地分裂。大地因了人處於敗壞的狀態，而被禁錮，分受人因罪招致的苦果；而大地既與人對立，亦生出荊棘和蒺藜（創3:18），使人需要流汗滿面去耕作，才有飯吃（創3:19）。

所謂垃圾，作為物質世界的一部分，本身沒有不好，它變成不好，是因為人類沒有好好處置。試想，在大自然環境，連落葉也是有用的，經過分解重新成為土壤的一部分。即使動物的屍體，也會回歸大地成為植物的養料，整個大地環境就是生生不息的循環。動植物、大氣內的各種成分，以及各種元素，都在互動之中變化，每一元素都有它的位置，重組再重組，構成充滿活力的大地。

管理大地的使命

垃圾來自人及人類的活動，比方：產能過剩，或過度消費及累積，並且不好好處理生產過程中的「廢料」。此外，還有生活方式的浪費、隨便棄置、罔用等。

創世紀有一句非常關鍵的話，天主吩咐人治理大地（創1:28），所謂治理，是保存、改造並發揮大地各事物的本性及其美善；而處理生產過程中的「廢料」，以及人類所棄置的物品，本來就屬於「治理」的使命。可惜，人把生產及享用視為理所當然。為了更大盈利而減省了治理廢料的成本，讓弱勢社群受害，也使海洋、河流、湖泊、土壤、大氣日益污染。

信仰價值觀與經濟效益

教宗方濟各在《願你受讚頌》通諭中提出生態皈依的觀念，呼籲人從消費主義及物質主義中醒覺，在懺悔中迎向珍惜及尊重萬物的生活。可做的事包括生活簡樸，妥善使用資源，物品循環再用，把棄置的東西分門別類作回收，支持良心生產商等。

教宗強調的是個人層面。但有另一個層面是「公共治理」，即一個地方在公共政策上亦需要皈依，把環境保護的價值置於優先地位，代替一切以經濟效益為考量。當中涉及立法、政策、規管生產過程、物流安排、處理各種廢料及再生的設施等，這些都是政府的職能。

香港政府對垃圾處理的主調是商業運作，把回收交由私人企業去做，而志願團體所做的亦非常有限。眾所周知，玻璃樽及廚餘回收價值低，不符商業利益，遂由大地付出代價。我們試想，廚餘收集是複雜的，變成植物養料是賠本生意，不及使用化肥種植方便，但這種經濟效益思維並沒有計算對土地質素的保育，以及農作物的鮮美；市民似乎沒有選擇，每天都吃著化肥種植的無味果菜。

垃圾收費是一個奇怪的現象，它把公共治理垃圾的開支無差別地由市民負擔，談不上鼓勵源頭分類及減廢，使用大量的堅韌膠袋更不環保。

環保已推廣多年，在個人層面，支持生態皈依的人逐漸增加，但管治層面的生態皈依，以本港為例，仍需起步，並且有需要向其他成功的地方學習。

有關自閉症的二三事

／楊健濱（本會幹事）／

每年4月2日為聯合國所定的「世界提高自閉症意識日」（World Autism Awareness Day）¹，目的是加強社會大眾對自閉症的認識，促進反歧視及去污名化，以達至《殘疾人權利公約》所提出人人享有普遍人權的基本原則，保障每人都享有公平、自由及人性尊嚴，以及包容關愛所有人，以改善自閉症人士的生活質素並讓他們於社會上發揮所能。

自閉症是因腦部功能異常而引起的發展障礙²，影響可包括學習、溝通、說話、認知、感覺以及人際關係等多方面的能力，而成因有遺傳及環境等因素。以往有關對自閉症的名稱常有差異，如自閉症、亞氏保加症、高功能自閉症、自閉症徵狀、自閉症傾向、非典型自閉症、待分類的發展性障礙等，不同名稱容易使人困惑，及後更新了診斷的標準，統稱為「自閉症譜系障礙（ASD）」³，本文簡稱為自閉症。

自閉症人士一般外表與常人無異，根據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數據，在八歲的自閉症患者中，有三份之一人士智力是低於正常水平，屬智能障礙人士。⁴部份人誤解，以為自閉症人士都有學者症候群（Savant syndrome），會有驚人的記憶力或計算的能力，或有些具極佳的藝術或音樂天份等。但從數據上分析，這些情況一般只佔患者中的十分一左右。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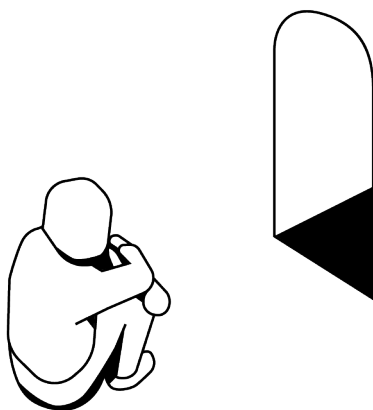
社會大眾經常由於認識不足而集中注意自閉症人士的行為，拒絕接納他們。自閉症人士的行為特徵，例如較少眼神接觸、溝通能力較弱、對不感興趣事情難以專注、說話直率看似無禮貌及有重覆或強迫性的行為等（例如旋轉、搖晃身體或揮動雙手）。他們亦對外來的刺激如光線、顏色、

聲音等非常敏感，在壓力的情況下會極度焦慮，引發踱步、拍打或扭動雙手、自我傷害、尖叫、或失控等行為。有時亦有一些較偏執的行為模式，例如外出時堅持走某一固定路線。自閉症是沒有針對性的藥物，有部份患者可透過藥物紓緩相關的精神或行為症狀。若他們在公眾地方或車箱內有此等行為就會引起途人的注視和目光，添加身旁照顧者的壓力，當中照顧成人自閉症人士的壓力尤甚。

在香港，按2022年12月份的統計，有22,400人⁶患有自閉症。社福機構做了一項有關自閉症人士照顧者服務需求網上調查，當中受訪的自閉症人士照顧者平均年齡為41歲，86%是女性⁷，當中約一半是全職照顧者。調查亦發現，照顧者難以申請一般的支援服務，如經濟援助、日間託管、心理諮詢及輔導等，主要原因是相關服務的名額太少。

司法機構缺乏指引

近年幾宗涉及自閉症人士被告的案件審訊，引起社會關注司法機構有否充份了解對自閉症人士的特質及需要。有團體曾提出疑慮⁸，指香港並沒有如英國的Autism Act 一樣的自閉症法案。此法規範政府要為患有自閉症的成年人訂定政策，刑事法庭都應有跨界別專業的聯繫，包括醫生和社工等，讓法庭考量不同的專業意見。在英國，相關的精神科醫生報告可能早在被捕後或進入聆訊時就已準備妥當了。這法案目的是讓司法人員（包括法官）對自閉症或其他精神障礙有充足的認識，在保障對患有自閉症人士的權益下，而作出各項公平的要求和安排。



囚禁經歷可能對自閉症人士造成很大的創傷，英國有民間組織Autism Accreditation in Prison與監獄合作，提高懲教人員對自閉症的理解，並作出一些在囚規律上的調整。本地團體參考英國經驗提出建議，期望跨專業界別可以一起合作制定司法指引，讓有發展障礙人士面對執法、審訊和判刑時獲得公平審訊。

支援服務不足

有關服務上的支援，一般大眾普遍關注六歲前的「黃金治療期」，包括評估、訓練及治療。六歲後就如其他特殊學習需要（SEN）的學童一樣，交由教育局及學校支援。如能持續地在他們每個階段遇到困難時，都有治療師及服務的介入，自閉症人士就更能社交技巧、求職、職場溝通上得到改善及支援。但政府直到2018年才提供除學習支援外的其他服務，針對高能力自閉症青年（即智力測驗得分為70分或以上，語言及學習表現與一般人無異）而設五間支援中心。現時中心平均輪候時間長達半年，反映服務需求龐大⁹。由非政府機構營辦的支援中心，每年只有600個15歲以上人士的服務名額，提供個案輔導、小組訓練、照顧者支援等服務。現時服務中心有不少30、40歲的學員，部分只在幼兒階段接受過數年訓練，甚至因以往學前康復服務未普及而沒有接受訓練。但不少自閉症人士離開校園進入職場後，往往需面對更多難題。

傷健同行，見證主恩

耶穌說：「你們讓小孩子來罷！不要阻止他們到我跟前來，因為天國正是屬於這樣的人。」(瑪19:14)

在教會方面，教區傷殘人士牧民中心亦特別為弱智、自閉症患者舉行慕道班，讓他們認識主愛，接受救恩。過程中，導師、學員及家長見證弱智、患有自閉症之兒童及青少年有能力領悟基督的喜訊，並為此深受感動及鼓勵，同時也給予他們的家長和照顧者很大的支持。¹⁰

此文章嘗試就探討自閉症人士現時在香港的處境，希望透過世界提高自閉症意識日，喚醒社會大眾對自閉症的關注，包容及接納自閉症人士，同時希望支援服務、司法等方面能得以改善，亦希望大眾重視照顧者的身、心、社、靈需要，可以支援及紓解一下照顧者的壓力。

1. 聯合國（2007）。聯合國世界提高自閉意識日。
2. 教育局（2023）。自閉症專題：認識篇。
3. 衛生署兒童體能智力測試服務（2022）自閉症譜系障礙。
4.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2020). Prevalenc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mong Children Aged 8 Years — Autism and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Monitoring Network, 11 Sites, United States, 2020
5. Wikipedia. Savant syndrome
6. 政府統計處（2022）。香港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的概況及其照顧者的特徵。
7. 香港財經時報（2023）。調查：自閉症照顧者86%是女性！香港支援服務少、全職照顧吃力。
8. 獨立媒體（2021）。法庭對自閉症的認識：不用懷疑？還是不求甚解？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
9. 香港01（2022）。SEN 全港過萬自閉症成人需要訓練支援 服務名額僅600供不應求。
10. 教區傷殘人士牧民中心（2023）。〈樂融融〉弱智、自閉症患者慕道班。

臭名昭著的 垃圾山

／孔令瑜（本會幹事）／

香港政府擬於2024年8月1日實施都市固體廢物收費（垃圾收費）。政府新聞稿指出，有關收費是按「污染者自付」原則，對全港不同界別棄置的垃圾按量收費。就有關垃圾回收、分類、處理或收費等討論，讓筆者想起多年前聽到的故事。

話說有個教會團體帶十多名香港中學生，前往菲律賓參加體驗營。當地的扶貧組織租用小巴，帶他們前往垃圾山探訪當地居民。在距離還有十分鐘車程時，已經傳來一陣一陣酸臭味，距離越近，臭味更加濃烈，有人感到頭痛和作嘔。到達現場時，那裡不但惡臭沖天，而且蒼蠅滿天飛，滿地都是老鼠蟑螂，孩子和成人的身上和頭髮都是黑色，人和垃圾混在一起，而視野被旁邊的黑煙薰得又灰又朦。由於剛下雨，每行一步，腳掌都會陷入泥漿之中，學生必須要穿上由義工提供的高筒鞋，才可下車開始「體驗」。當下他們被嚇呆了，他們拒絕下車，有人甚至扯緊車門，在車內失聲痛哭，場面一下子變得非常尷尬。菲律賓垃圾山環境的確非常惡劣，任何一個在市區生活的人，都想避免前往那地方。

與香港不同，除非我們將垃圾分類及送去指定回收商，否則垃圾全部送去堆填區。在菲律賓，工人收集垃圾後就直接由貨車送到垃圾場，這就是我們理解的垃圾山。不少居民就住在旁邊，生活和工作都是與垃圾為伍。

位於菲律賓馬尼拉市西北部的貧民窟湯都（Tondo），有超過400萬人口，是世界人口密度最高、最擁擠、全國最窮，全球發展指數最低的地方之一。只在湯都就有三個垃圾山，包括：在1995年已存在的Tan Bakan、Aroma Temporary Houseing（香氣臨時住所）和附近的HappyLand（快樂之地）。垃圾山是HappyLand？Happyland與菲律賓方言（Bisaya）的Hapilan同音，Hapilan意指「垃圾堆放地」。Aromo中文意思是香氣。以Aroma和Happyland作為垃圾堆放區的名，某程度上反映菲律賓人性格樂天，愛開玩笑的個性。但以窮人的痛苦來開玩笑，是不是有點涼薄呢？

湯都的煙霧山

湯都有一垃圾山幅員79公頃，由1950年代開始成為一個無規劃的垃圾場，現在已堆滿幾百萬噸廢物。居民約有三萬人，七成居民在垃圾堆中求溫飽，三成在社區裏做小生意，九成的家庭收入在貧窮線以下。因垃圾山不時局部燃燒而冒著煙霧，得名Smokey Mountain（有人以中文譯作「煙霧山」）。這些臭名遠揚的垃圾場，成為菲律賓貧窮的國際標誌。

幾十年來，該地區逐漸成為貧困居民的聚集地，每天數以百計的貨車將垃圾棄置在該處，而拾荒者就在那裡執拾物品變賣以維持生計。1995年，



菲律賓政府憂慮到垃圾山帶來的惡劣國際形象，因此關閉了該地，而居民則被遷移到臨時居所。隨著垃圾山的消失，幾萬人失去主要的收入來源——拾荒。

在幾乎沒有管理和規劃的情況下，或政府無法回應大批失業人口的需求，垃圾車再次將垃圾傾倒在居民的臨時居所附近。今天，這個為貧民窟居民建造的臨時居所，已經變成了另一個更大型貧民窟地區。即使生活環境惡劣，但在這裡至少還有垃圾可以撿，有廚餘可以充饑。

垃圾山的火和水

1995年興建的Aroma臨時房屋區，原本有34座兩層高的樓房，但現在大部份樓房已經坍塌，剩下的已被洞穴和腐爛的垃圾所覆蓋，成為吸毒者和犯罪者的「溫床」。目前仍有幾千個家庭自己搭建小房子，住在附近。小房子都是用垃圾堆中拾來的木材、紙皮、膠布等搭建。傢俬、日常用品，甚至食物，都是來自垃圾山。有些屋鋪有膠地板，有些則是原本的石屎地。每當有颱風或大雨的時候，大部份屋都會入水。小房子雖然不用交租，但卻要支付水費和電費，他們用的電線大部分接駁簡陋，一旦發生火警，整個區域都會被波及。

去年12月11日，Happyland發生大火，240個家

庭約1500人受到影響，100間房屋被燒毀。今年1月11日，大火亦燒毀了25間房屋，49個家庭受影響，被迫住在親友家中。

垃圾山的民居沒有適當的污水或排水系統，廁所亦很少而且是公共的，有些要支付費用才可使用。菲律賓社會福利與發展部（Department of Social Welfare and Development）的調查顯示¹，垃圾山內有約六成居民的住所中沒有廁所，88%的居民日常用水來自於消防栓，公用水龍頭和流動水販。在這個垃圾遍地的區域，也很難想像水管和排污水道，可以妥善地鋪進居民用廢物搭建的臨時小屋當中。不少人就在柱子或盆中解決大小便，然後用紙或塑料包起，扔在垃圾堆中。

垃圾堆中的「生活」

到底在湯都垃圾山中生活的居民，是怎樣透過「垃圾」謀生？每天超過一百輛垃圾車將垃圾傾倒在小山丘上。居民和小孩第一時間跑上去開始在垃圾揀選。有人用小木棒，有人徒手挖掘，撿拾膠樽、塑膠、罐頭、廚餘等。當地經常出現一片片黑焦土，是因為他們將廢電線、舊插頭等物品焚燒，然後在灰燼中篩取出金屬，如銅絲或鐵釘等去變賣。此外，可變賣的物品亦包括爛電器、紙皮、報紙、衣服甚至是棉花，可做成枕頭再售出。網絡上不少有關於這些垃圾回收的報



導，例如有婦人每天清洗1000個罐頭，可賺得100披索（約\$14）以貼補家計；在垃圾堆裡挑出膠瓶，把空瓶與蓋子分開，一天下來也能賺100披索。如果在垃圾中找到銅，他們一天可以賺到600披索（約\$84），但這情況很少發生。居民亦會把撿拾來的食物作簡單的清理後，重新煮食。運氣好的話可能會找到較為完整的剩餘食物，如快餐店的炸雞之類，拿去簡單洗一下，就可拿回家和孩子一起食用。這樣的生活方式，導致居民經常生病，因此要花更多錢來醫治。

在垃圾山亦有小型商戶，將收集得來的廚餘重新煮熟，然後賣給生活在該處的居民。食用這些「回收肉」，在垃圾山是很常見的。居民在垃圾堆中將尋找到廚餘集中起來，然後賣給商戶，商戶每天收入大概30至50港元。

在菲律賓，販賣這些「回收肉」一方面是犯法行為；另一方面，為了防止廚餘食物腐壞或滋生蛆蟲，回收肉商有時會在食物上噴灑殺蟲劑。如果沒有經過徹底清洗就食用，對健康肯定會有影響。但對於生活在垃圾堆中的家庭來說，「守法」和「食物安全」這些問題有些不切實際。只要還有可以食用的東西，可以賣錢，他們才能繼續生存。

有沒有替代方案？

菲律賓政府每個月都會派員到垃圾山，向居民發放少量補給物資和食物。另外，為了幫助該地區居民謀生，政府亦和當地商業機構、志願團體合作，在2000年開始成立了形形色色的合作社，透

過商業機構的撥款和協助，為拾荒者提供另類替代方案。

有合作社為當地居民經營，提供清潔的飲用水，亦與其他生態洗衣服務中心合作，利用廢水和雨水來供應洗衣機所需的水。這些水站為當地社區提供了額外的就業機會。此外，有手工藝品店售賣由再生材料製成的商品，如以舊雜誌製成了籃子、盤子和酒瓶支架等貨品。

對於生活在垃圾山上的人來說，因知識和技能所限，要經營和維持類似合作社是很困難的事，而合作社提供的少量就業機會，亦難以維持幾萬人的生計。何況，垃圾山不僅存在於首都馬尼拉，在菲律賓不少地區都有人在垃圾山生活。

文首提到的中學生團體，最終所有人都全部下車，跟團體以及當地居民交流，了解他們的生活和困難。在學生們回程上車前，他們也真誠地向負責協調的團體和當地居民道歉，為自己的行為而後悔，最後大家一起在垃圾堆旁邊祈禱後才離開。在之後的檢討報告中，不少人提到那一次的體驗，令他們印象非常深刻。

香港有十多萬來自菲律賓的家庭傭工，大家亦可以垃圾山為題，多了解下他們國家處理垃圾的情況之餘，亦可重新思考我們當下的生活模式，檢討垃圾處理有無可改善的空間。

1. Divina Nova Joy Dela Cruz. (2019) .Brace for water interruptions, public warned .The Manila Times

人工智能與和平

／李穎妍（本會幹事）／

關
社
內
望

2024年的世界和平日主題為「人工智能與和平」，教區全人發展委員會在元旦日於堅道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舉辦「和平日彌撒」，祈求上主讓人以負責任的方式引導人工智能的發展，令其為人類和保護我們的共同家園服務。彌撒由周守仁樞機主祭，並由曾出任政府資訊科技總監的教友林偉喬兄弟證道。

教宗方濟各在和平日文告省思了人工智能對世界和平的影響。他首先指出，人工智能還沒有一個單一的定義；它涵蓋了嘗試模仿人類認知能力的各種技術。教宗表示，我們不能事先假定人工智能的發展會有益於人類的未來及人民之間的和平。只有當我們能夠對自己的行為負起責任，並尊重「包容、透明、安全、公平、隱私和可靠」等人性基本價值，人工智能的發展才能取得正面的成果。

人一旦屈服於自私自利、追求利潤和渴望權力，自由與和平共存就受到威脅。為了個人及團體的整體發展，我們有責任把科學技術研究導向追求和平及公共利益層面。為此，在人工智能的研究工作起始，即應考慮到倫理問題，並且持續到實驗、設計、生產、分發及營銷的各個階段。

若缺乏倫理的考慮，人工智能會帶來各種問題。例如當人工智能用於傳播假新聞，會令人們對媒體日漸不信任。濫用人工智能技術還會造成其他負面後果，包括：「歧視、干預選舉、對社會的監控增加、濫用網際網路排斥他人，以及與社會越來越脫節的個人主義等問題」。這種種因素都會助長人際衝突，阻礙和平。

教宗也關注人工智能對職場的影響。文告指出，過去專屬於人力勞動領域的那些工作，如今迅速被人工智能在工業上的應用所取代。國際貨幣基金會（IMF）最新的報告顯示，人工智能將影響全球四成的就業職位，發達經濟體較新興市場和低收入國家面臨更大的風險，高達六成工作職位受影響。不過，報告同時指出，雖然人工智能有可

能完全取代一些工作，但更有可能是輔助人類的工作。

教宗亦對人工智能被應用於軍事範疇感到憂慮。利用遙控系統指揮軍事行動的能力，會使人疏於留意系統所造成的破壞，以及對使用武器負責的心理負擔，以致對戰爭的巨大悲劇更加冷漠無感。教宗強調，自動武器系統絕不可能負起倫理道德的責任。

儘管人工智能帶來不少挑戰，不過從積極的角度來看，教宗指出如果將人工智用於促進整體人類的發展，就可以在農業、教育和文化上帶來重要的新發明，改善整個國家和人民的生活水準，並增進人類的兄弟情誼及人際友愛。

為此，教宗認為有必要教導各個年齡層的使用者，特別是青年，善用人工智能，並培養一種辨明的能力。教宗亦敦促國際社會攜手致力於通過一份有約束力的國際公約，以規範人工智能的發展和使用，確保人工智能的發展能夠為人類的兄弟情誼與和平的大業服務。



關社禱文



請為受造界祈禱。求主啟迪世人，發展可持續的消費與生產模式，以回收代替丟棄，為未來的世代保留資源，減少環境污染。為此，我們同聲祈禱。

請為拾荒者祈禱。求主喚醒社會大眾關注拾荒者的處境，肯定他們對環保業的貢獻，給予他們所需要的協助，建立關愛共融的社會。為此，我們同聲祈禱。

請為世界和平祈禱，特別是俄烏戰爭、和以哈衝突而祈禱。求主派遣聖神開啟各國領袖的心，以愛、和平、寬恕來化解一切紛爭和仇恨，早日止息戰爭。求主垂憐戰亂地區受苦的人民，賜予他們安慰，使他們在危難中抱有希望。為此，我們同聲祈禱。

請為人工智能發展祈禱。求主保守開發者及使用者，心智成熟，正確發展相關科技，使人工智能發展成為服務大眾的工具。為此，我們同聲祈禱。

請為我們時代的殉道者、基督的見證人祈禱。祈願那些在世界各地因福音緣故而冒著生命危險的人們，能以他們的勇氣和傳教熱忱來激勵教會。為此，我們同聲祈禱。





教 區 全 人 發 展 委 員 會
Diocesan Commission for Integral Human Development

香港西灣河耀興道七十二號聖十字架中心六樓
6/F, Holy Cross Centre, 72 Yiu Hing Road, Sai Wan Ho, Hong Kong

電話Tel : (852) 2560 3865
傳真Fax : (852) 2539 8023
電郵 Email : dcihd@catholic.org.hk
網址 Homepage : <https://dcihd.catholic.org.hk>
臉書專頁 Facebook Page : 教區全人發展委員會
Instagram (IG) : DCIHD.HK

全訊 2024年4月 (第四期)
封面及排版設計 : Cham Lo

鳴謝：
陳滿鴻神父
塑人木工場
明愛勞動友善社區計劃
清潔工玉姐

減少垃圾，與親友分享閱讀後請回收

